

834.8  
5072  
2



# 憧憬

[集筆隨]



中學生物雜誌叢刊

23

憧憬  
(隨筆集)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編者 中學生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三九〇號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中學生雜誌叢刊  
“憬” 憬

有著作權不準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漢口交通路二七〇五七八四開明書店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平路七〇五七八四開明書店

南京太平路漢口平路七〇五七八四開明書店

北平楊梅竹斜街長沙南陽街漢口平路七〇五七八四開明書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註冊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  
一九七號

分發行所

## 目 次

重圍	子 岗(一)
升學與就業	朱 璞(七)
失去的機會	徐懋庸(二三)
薪工	葉聖陶(一八)
聽潮的故事	王魯彥(二)
一個追憶	夏丐尊(三)
拘執與理解	葉聖陶(三六)
我與潮的緣分	徐懋庸(四〇)
我的心境上的秋天	徐懋庸(四一)

揜館的生活 ..... 葉聖陶(四九)

由南到北話秋天 ..... 子 岡(五四)

送考 ..... 豐子愷(六〇)

良鄉栗子 ..... 夏丐尊(六八)

畫友 ..... 豐子愷(七一)

憧憬 ..... 子 岡(七七)

友誼與正誼 ..... 徐懋庸(八一)

中年人的寂寞 ..... 夏丐尊(八七)

法國朋友 ..... 竹 君(九一)

Sweet home ..... 豐子愷(一〇八)

家 ..... 蔡慕暉(一一一)

拘束 ..... 子 岡(一一三)

兩個家	夏丐尊(一七七)
戰後的我家與我校	劉薰宇(一三)
送小墨上學	朱文叔(一三九)
六十分主義	趙廷爲(一四四)
甘美的回味	豐子愷(一五〇)
寄宿舍生活的回憶	豐子愷(一五)
給某青年	巴金(一七三)
法國中學校的男女同學	秋子(一七七)
法國女子中學生的生活	秋子(一八一)

# 重圍

子岡

記得自己在垂着兩條小辮的孩童時代，哭笑不得地被保姆哄着逗着地往學校裏送，心裏還有一點寧可一輩子入幼稚園的委曲，而同時，姊姊卻在附中畢了業，興致勃勃地去考北平女大，結果是考上了，看了榜回來滿院子裏跳呵笑呵的，像報功又像發威風，爲這個，母親還特地給她煮了三斤螃蟹。而親友們也都誇着那丫頭有出息，以爲女孩子念念大學也是很應當的。

今年的暑假，自己也將邁出中學的門檻了，這是所謂「畢業」。可是家裏並沒有說什麼快活的話，自己也感不出什麼天大的喜歡來，卻只覺得好像是初學步的孩子一樣，母親給鬆了纏在腰裏的「學步帶」，腳要站得穩，要支撑住全身重量不跌交，自己不信任自己的能力，再也驅不掉那些疑慮，倉惶的臉上掛着尷尬神氣的笑，一顆心像夏夜池

## 塘裏爬上岸的蛤蟆似的跳。

和小時候聽到的關於拐子拍頭的傳說一樣：拐子手上抹着迷魂藥，拍到小孩子腦杓子上就會使小孩子喪失知覺，只看見前面是河，後面有虎，而左右又是模糊一片的火光，孩子彷彿着不知走那一條路好。中學生畢業出來時的感覺也和這差不多，在這兩年來能逃避這難關的是少而又少。

時代的動亂使大多數的人都被波及，都擦着點邊兒，所差的是程度深淺而已，被鞭抽得輕便也忍了去，僅只皺皺眉；被鞭抽得重難免要驚叫一下，或挺一挺身子挪動一下。由這裏，會使一部分的人們有所警惕，從重負下爬起。

人類也許會一代比一代進化的，在智慧上，在對於人事的理解上，時常是同樣大的孩子，而後一代的比前一代的機靈，而且「鬼」照樣，現在的中學生每天所感受於環境的刺激是比以前的大，也許以前的能死坐教室板櫈聽講而心不二用的，現在的就不能，他或她會凝想着一些報章雜誌上所記載的世界新聞；也許以前的能把教師課本當作

聖賢與金科玉律而唯命是聽，現在的會疑惑，用思考在活知識上去對證，揭發先生的錯誤或攻擊那灑迷藥的傢伙。

於是人們罵青年學生風氣的浮囂，用「那還了得」的憤慨來挽救整頓，一方面塞些膠皮糖粘粘嘴，一方面施用「嚴厲手段。」

現在的中學生所受的逼迫與苦患也是前所未有的——或是更須加深。  
要升學，非邁過這幾個關不可：會考、投考、繳費……

雖然有着許多謠言，說是會考也許支持不下去，然而明令是沒有，還得咬着牙啃一啃，連小學裏的四則題都要重新演算，平時所不大入耳的經史子集等等的生疏的名字要背下來，中外史地、植物、動物、礦物滿腦子是什麼洲、什麼洋、什麼類、門、綱……學校不惜用整整半年或一年給學生幫抱佛腳，為學校平均成績的好壞不惜叫學生中的較低能者放棄參加權利，這叫犧牲，這叫爲公。而學生是大部分爲過關起見不得不低頭，擯棄活事而臨陣磨鎗。就連心裏不情願到了極點的也不能不暫時耐一耐，氣只好在背後的牢

## 驕異出。

許許多投考章程在中學畢業生的眼底下閃：國立的，私立的，教會的，野雞大學不在心上，但也輕鬆地想在別處失敗後去混一下。哪兒交通便，哪兒盤費頂賤，哪兒數理科好或文科好，哪兒多聞名的教授，當然，學校的校風和鬧過風潮沒有也掛在一部分中學畢業生心上的。又是一個懦懦的耗子膽子：考不上班臺，甚至夢見在試場中作弊而被除名或考了不取而捧着錄取榜的報紙啼哭。有的信任着命運，以生死爲賭，這開玩笑是塗着苦味的，事實上爲考大學失敗而自殺的並不是沒有。

最後的繳費，當然這在投考以前就也有顧慮到的。廣被於世界每一個角落的經濟不景氣與凋落並沒有特別對中學生們的家庭開恩，正因爲這些家庭大半是屬於小布爾喬亞階級，顛躡得更利害，結果是掉下來的一羣一羣數不清，爬上去的寥若晨星。人心總是好勝，在生活的艱難中當父母的還希望兒女們讀書讀得通，揚名振家聲，那個一點說叫洋狀元迷。在鄉村的想往上邁，相信入大學堂才是大道，才是撞破黑暗的光明。在城

市裏的是更不用說啦。

說來說去全是爲將來的職業，大家迷信着高與低，中學生們有不少都懊悔着沒有讀師範，而小學教員之充斥他們並非不知道，不過否則遠多鑽一鑽的機會。有志於什麼專門學科的真也不少，但也要看環境的允許與不允許。

中學生們在畢業的門檻上蹙眉張望：不曉得跳過去好還是滯留在本來的地位好。沒能力跳或周遭的阻力不准跳是糟，站着不動「稍息」也是糟。連串的大疙瘩打在心上。任什麼良藥也治不掉它們，像烈火一樣燒，像山崩海裂一樣撼搖，可是只一件肚餓忘不了。

於是乎，就業吧，平日向來孤傲得以爲中學生離開校門就做事是卑微的也得不將就，獅子也會有棉花樣的嘴吧，你說多怪？

若說就業，不但是中學生們自身，連一般的家長也都懷着個希望：銀行、海關、郵政……總之是省事點而又不欠薪且加薪分紅利，在愁英文不夠之外愁的是考的人多，錄取

幾十報名者近千，其中大學生留學生還不算，託人說情預先佔去名額的還不算。

照減低待遇的辦法去當小學教員吧，又是僧多粥少，師範生排斥普通科的還保住自己的位置有無呢。去當報館、書局、圖書館等等文化機關的職員吧，又是粥少僧多，頂末了的一條路去當學徒當女招待吧，社會上也未必需要那麼多，而且好像也不合常情常理（？）

# 升學與就業

朱 璞

暑假到了，又有幾萬個青年人從中學校裏畢業出來，在「升學」呢，或「就業」呢，這兩叉路口徘徊了。

有錢有勢人家的子弟，自然無所用其「徘徊」。挾了飽滿的錢袋——雖然不飽滿的是他的書包，他照樣可以「升學」；反正學校就好比「遊戲場」，混上三年五載，出來時便是「學士」「碩士」，就有鑽謀差使的資格。說不定他的父母早已給他準備好什麼拿錢不辦事的好位置了。

很為難的是中等人家出身的中學生。翻開報紙一看，滿眼是中等以上學校招生的廣告，但是滿報紙的夾縫裏卻又影影綽綽刊滿了九個大字：知識份子失業的恐慌。而這些知識份子又多半是曾經「升學」過來的呀！

有些聰明的父母把很大的希望放在兒女身上，覺得中學畢業生簡直是「郎勿郎，秀勿秀」於是多方省儉，甚至借貸，使兒女「升學」。他們自然以為將來方帽子一上頭，職業就有把握了。然而這樣的希望畢竟比「航空獎券」的頭彩有多少把握，那也只有天曉得罷哩！

照普通的形情說，中等人家的子弟在中學畢業後對於「升學」與「就業」的一問題往往走了這樣的「連環套」——

中學畢業了，因為無業可就，姑且「升學」罷；所以今日之「升學」即為他日之「就業」着想；然而今日拿出錢去「升學」，或可易如反掌，他日要「就業」而拿進錢來，竟至難如上天了，於是大學畢了業以後就真真成爲無業，或者甚至於長期失業了。

依這情形，所謂「升學」也者，實在也就是「就業」的意味。大抵十個中學生內至少有九個的「升學」是含了這樣的「就業」意味的。因而一般中學生的「升學」或「就業」的問題只是一個問題：謀生！

然而青年人的知識慾是強烈的，幻想是豐富的，所以問題的核心即使只是個「升學問題」而問題的外層卻很複雜——強烈的知識慾和美滿的幻想，一層一層交錯包圍着；而於是乎青年人在中學畢業後往往是非常苦煩地面對着這「升學」或「就業」問題的了。

大而言之，這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現社會一切不合理的狀態尚未糾正以前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但是有志氣有魄力的青年也犯不着爲這問題哭喪着臉終天發悶。我們敢爲可愛的青年進一解，我們就拿高爾基的青年時代的經驗來看一看罷。

高爾基是連中學都沒有進過的，他自修到了中學的程度，十五歲那年，他忽然想到加桑去進大學。但要進學校，第一要緊的還是錢。高爾基沒有錢，大學進不成，就流落在加桑；他做碼頭上的小工，他又做過小小的麵包店裏的學徒……這些都是「業」，不是「學」，然而後來高爾基自己說：「這，我就是進了大學校了！」

學問並不一定要在學校中纔有，纔能學到。高爾基就是一個例。不過千萬不要誤會，

先在碼頭上麪包店裏混，就會學問長進。高爾基那時也靠了自修，他一方面謀生，一方面還是「手不釋卷」地自修。

並且千萬不要誤會，我們引高爾基的故事是在暗示中學生諸君都去做「文豪」。這裏不過舉一個例，因為高爾基是想進大學的，但結果是做工，而且他自己後來又說：「這就是我進了大學了。」——這句話，剛好對於「升學」或「就業」這問題給了個很「幽默」的解答。實際上，中外古今有不少偉大的事業都不是「學校」「科班」出身，甚至科學家也有從沒進過什麼理工科大學的！

何必哭喪着臉呢？「升學」或「就業」這問題犯不着叫你煩惱。進了職業界，同樣也還可以自修，只要自己意志堅強。可是還有一句話：假使有一位中學畢業生決心要「就業」了，而又脫不下自己的竹布長衫（假定他找不到穿長衫的職業），於是失業，於是怨天尤人，於是垂頭喪氣。那麼，自然又當別論，而我們上面的那些話他也一定聽不進耳朵。對於這樣的青年，我們只能引用一句俗語：「做過三年當鋪朝奉出來賣油條都不行。」

呀！」

我們以爲有骨氣的青年人決不會做了幾年中學生就弄成了一個「公子哥兒」。在必要的時候，他那件竹布長衫可以脫掉，而且脫掉了竹布長衫後，他依然不忘記自修。在這樣的青年人，「升學」或「就業」都不成問題了。